



一、宮廷軼事

在監獄裏，我結識了中國清朝末代皇帝，也就是兩千多年封建王朝最後一個皇帝——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他住進遼寧省撫順戰犯管理所，是因為他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做了十多年的偽滿洲國皇帝，聽任別人把自己扮演一個賣國求榮的傀儡角色。

爲了結識這位神秘的皇帝，我從北京興緻沖沖地趕到撫順，而且住進了那所監獄。十天往還，使我們從相識而談得十分投機。他把心底裏的話對我作了衷誠的表露；哪怕是私生活最隱秘的部分，也從不加任何掩飾。

北國天寒，大地冰封；窗外白雪皚皚，屋簷下懸着一尺多長的冰柱，這都給人以凜冽之感，雖然這時候只是去年十一月下旬。

室內的暖氣設備，却驅除了一切寒冷。我就在住室斜對面的小房間裏，和他侃侃而談，經歷着記者生涯中最有趣最難忘的情景。我彷彿陷入重重的新聞內幕裏，無法脫身。

在我第一次和溥儀見面的前幾分鐘，我焦灼地坐候着，在猜測溥儀的裝束、神態、步伐、語調以及一切屬於他的特徵。我不知道皇帝和犯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究竟怎樣在他身上調和起來……

房門開處，一個身材不高的人走了進來，沒有走兩步，他便雙足立定，有禮貌地鞠了一躬。這時門外一位看守員順手將門輕輕掩上，走開了。

我的眼睛注視着我走過來的人。我打量着他的全身，幾乎停止了呼吸。他帶着一副黑邊的圓形眼鏡，頭上已有幾根白髮，長長的鬍鬚說明它已有好幾天沒有和剃刀接觸。身體不是很結實的。一套藍布棉制服和布襪棉鞋，並沒有妨碍他的矯捷而略加控制的步伐。他沒有帶來任何金屬的響聲。在他身上找不到刑具。

我伸一伸手，讓他在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在我們兩人之間的長桌上，放着熱水瓶，兩隻茶杯，一個魚形的烟灰碟，鋼筆和墨水，此外便是我的烟盒和書籍記事冊之類的東西了。

談話是在我恍然發覺李課員退出之後開始的。李課員是我們的介紹人。我說明了來意，而且不放過一切機會注意他的神色。

顯然，我覺察到在溥儀的舉止、眼色和他的全部態度之中，找不到一絲的驚惶。

他的百分之百的北京話，說得流暢極了。

他是安詳的。但是由於他從一開始幾乎就是以他燃燒着的整個靈魂，在悔罪、在傾訴、在追憶，因此，一種難以遏止的激情便不時地盪漾在他的臉上，從筋絡上顯露出來，從語調上揮發出來。

溥儀是五十歲的人了。他那荒誕、奇特、不可思議的經歷，他那鬧劇、悲劇、醜劇而又帶有喜劇意味的傳奇生活，不但在中國找不到第二個人，就是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唯一無二的。

他童年和少年在紫禁城裏親身經歷的宮闈奇聞；青年在天津寓公生涯的神秘故事；長春偽滿洲國皇帝的百般滋味；被囚蘇聯的情狀以及今天的生活處境和各種各樣的想法；他的夫婦生活、嗜好、奇癖、宗教信仰這一切他都跟我談了。

宣統三歲登極是富有戲劇性的。他抽着香烟，從容地回憶着四十七年前的情景。

溥儀告訴我，他是一九〇六年農曆正月十三日出世的。三歲的時候，便由他的父親抱着坐在紫禁城太和殿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賀，成為清朝的末代皇帝，自兼海陸軍大元帥。同時也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統治者。

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在當時兼任監國攝政王了。清朝開國有個監國攝政王多爾

喪，覆滅的時候也有一個監國攝政王，這是偶然的巧合。

這位宣統皇帝據說當時在父親的懷裏啼哭不止，傳爲「神聖」的笑談，於是我問：「你記得有這樣的事嗎？」

「有的，先生。」溥儀認真地答道：「聽說那是給奏樂的聲音嚇哭了的。」

這時，我順手翻出金梁著的「光宣小記」給他觀看。在「登極」的題名下，有這樣一段記載：

「宣統登極，余未在京。有人赴太和殿觀禮，見攝政王擁上（上指溥儀——著者註）座。上泣啼不止，左右頗惶窘。王招近侍進一物，上玩弄，始止哭。衆既訝爲不祥，而又疑不知所進何物。私問之，則廟會所售玩物曰虎小兒者也。……」

爲了看清這段文字，溥儀特意從口袋裏摸出另一副黑邊眼鏡，原來他的眼睛是近視性散光。

看了一會之後，他指着「訝爲不祥」四個字說道：「唯心的。」這個評語竟然出自當年皇帝之口，我不禁意味深長地看向他看了一眼。

偏偏讓三歲的溥儀坐上皇帝寶座是西太后的主意，這原因要分兩方面說，一是他的祖母葉赫那拉氏是西太后的妹妹，再就是三歲的孩子當皇帝，她可以繼續「垂簾聽

政。」溥儀還拿出旁證來。他說西太后過去把他的祖父（醇賢親王奕譞）長子載湉，也就是光緒皇帝接到宮中當皇帝的時候，用過同樣的手法，因為光緒在當時也不過幾歲的光景。

這樣，溥儀便繼承同治兼祧光緒而做了皇帝。他因此在宮裏是五個母親的兒子：光緒的皇后（隆裕太后），同治的三個妃：敬懿太妃（就是先前的瑜妃）、莊和太妃（珣妃）、榮惠太妃（璿妃）和光緒的妃端康太妃（瑾妃）。隆裕皇太后把他從三歲撫養到七歲。這位皇太后死後，名義上擔負養育之職的便是那四位太妃了。

至於溥儀的生母瓜爾佳氏，直到這位皇帝十一歲的那年，才得到破例的許可，到宮裏作了七年久別後的母子一見。據說，他的親生祖母劉佳氏（奕譞的第二個妻子）在溥儀進宮以後，想起光緒的種種遭遇，不禁在痛哭之餘，得了精神病。

回到當年宮廷生活的冷酷無情，溥儀今天談起來依然是不勝感慨的呢。

「在宮中哪裏有一點點真正家庭骨肉的溫暖？」溥儀以悲憤而又帶着譏笑的口氣跟我說：「『歌的好？進的好？』每天在一定的時間以內，我都要向隆裕太后和後來的四位太妃去請安。歌的好？那是同睡得好不好；進的好呢？那就是吃得好不好的意思。她們每人住在一所宮殿裏，各有一羣太監、宮女、僕婦侍候着，每人都有她的勢

力範圍。」

噴了一口煙，他以同樣的語調說下去：「請了安，她們也冷冰冰地對我噓寒問暖一番。幾分鐘後，我便聽到一聲照例的吩咐：『皇帝玩去罷！』這樣，我便回到養心殿去了。隆裕太后在世的時候，我還得把我當天學到的四書五經這些功課，在她面前念一遍的。」

「除了四書五經，還讀些什麼？」我好奇地詢問。

「還有通鑑輯覽，資治通鑑，大清開國方略，聖武記和東華錄。講的無非是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的一套綱常名教。」

「你的老師是誰？這次我從北京來，曾經拜訪過前清的翰林商衍瀛老先生，他今年八十七歲了，是商衍鑒老先生的哥哥。別人說他是你的老師，是嗎？」

「啊？先生見過商老先生。他不是我的老師，不過也很熟。老先生身體好嗎？」溥儀睜大着眼問我，顯然發生了莫大興趣。

「我和商老先生是第一次見面。那天他碰巧感冒，坐在椅子上喝着薄粥，和我們談了一段『逼宮』的故事。我聽人說，他平常的精神還不錯，已經審訂了五十本中醫的醫書啦。」

「我的漢文老師是陸潤庠、陳寶琛，後來又加上朱益藩、徐坊、梁鼎芬；滿文老師是伊克坦，後來又學英文，老師是英國人莊士敦。」

我在一旁心想，這些老師在當時大概都是知名之士了。事實上，陸潤庠是清末著名的蘇州狀元，後爲大學士，今天在故宮裏還可以看到他許多墨蹟；陳寶琛是福建的才子，張之洞在皇帝面前推荐他，這人二十歲就做了翰林，三十歲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益藩也是少年就入翰林的人物。梁鼎芬是廣東番禺人，在光緒宣統年間，「譽滿天下」，也是翰林，特別精於辭章之學；他是在陸潤庠死後，被推荐爲溥儀老師的。

「我從六歲念家塾念到十七歲。什麼書都沒有念好。我從沒有做過作文，只學過對對子。碰到我懶得讀書的日子，便吩咐太監告訴老師：『今天可以放假一天。』」一般的文化水平很低，不要說物理、化學我是一竅不通，就連最簡單的加減乘除也不會。小時候還喜歡躺在床上看三國、水滸、列國……，紅樓夢是不讓看的。」

我指一指煙盒，勸他換一支香煙。他有禮貌地欠一欠身，然後緩慢地將他瘦削而文雅的手伸將過來。他拿起一支，靠近眼鏡看了一會，天真地微笑着說：「噢！大中華！第一流的好煙。」

「是的，這是我特別為你帶來的中華牌十支裝細支香煙。」我心裏一面暗自說着，一面對他微笑頷首。

「莊士敦」這三個字在我腦海裏變成愈來愈大的問號，我過去只聽說過這個英國人的名字，如今，我要在他也許是唯一的中國學生面前問個究竟。

此外，從溥儀嘴裏說出的「進的好？」這句話，我又急於想知道當年皇太后、皇帝究竟吃多少樣菜？是怎樣吃法的？他們後來也吃西餐不吃？

還有，「皇帝玩去罷！」這又是一個多麼吸引人的話題。

我笑着問他：「你小時候，在宮裏玩些什麼？談談罷，越詳細越好。」

這個問題似乎多少有些出他意外，但是從他的眼色中，看出對他所悔恨的童年，也還有濃厚的感情，雖然那不能稱為留戀。

「不瞞先生說，我小時候在宮裏玩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溥儀不安地說着，隨即陷入童年的沉思裏，北京皇宮似乎就展現在他的眼前。

「我喜歡跟小太監一起玩。最初愛攔泥人兒。我攔一個，小太監攔一個，大家面對着面，按着泥人兒的身份說話。我說幾句，他說幾句，玩的不好便打起來。」他略停一停，說道，「當然，總是我打小太監啦。」

「我還喜歡養蚯蚓，在一只大缸裏填滿了土，然後把蚯蚓養在裏面。我也愛餵蠅。我在一旁看着這些東西，覺得很有趣。扔沙口袋，踢球，舉石鎖這些都玩。有時用小汽槍打鳥，亂打一陣，反正是打不着。我還喜歡和太監們玩『推布簾子』。」

講到這裏，他覺得是需要略加解釋的了。

他繼續說：「『推布簾子』是這樣玩的：簾子兩邊站着幾個孩子，大家擠啊擠啊，誰能把簾子推到對方去，那就算贏。捉迷藏也玩，宮裏地方大，難找極了。」

這時，我忍不住噗嗤一笑，說：「誰敢躲起不給你找到呢？你當時是皇上哩！」

他略有愧色地點了點頭，暗示着這種玩耍並不能喚起年齡相仿的小太監們的任何興趣。

「賭錢麼？」我問。

「只會押寶。有時候過年賭一賭，總是故意讓我面前贏到一大堆銀洋，那才散局。我不是不愛賭。就是嫌它麻煩。」溥儀臉上露了一絲笑容。

「等到我結婚以後，最愛騎自行車。爲了騎自行車，宮裏許多門檻都讓我叫人給鋸啦，嫌它碍事。化裝照相，打扮成女人和武生，我也有興趣。」說時，溥儀有意無意地往窗外看了一眼，跟着他像獲得一件重要的發現似的，猛然提高聲調說：「最荒

唐可笑的，大概是這件事了。」

「哪一件？」在我說這句話以前，他應該已經發覺我是怎樣被好奇心所吸引了。

「是這樣。」他的語調這時反而轉為從容了一些，「我有一天，叫人送一大包東西到醇親王府，給我的弟弟溥傑。足足有這麼大……。」

他伸開兩臂比劃着大小之後，接着在臉上透出一絲幾乎看不到的笑容說道：「溥傑收到這包東西，非常高興，於是急着要打開來瞧瞧，可是打開一層又是一層，再打開一層，裏面還有一層，左一層，右一層，到了最後，只剩一小包，像洋火盒那麼大，他用手一按，嗨！軟糊糊的……。」

「究竟是什麼？」我一再眨着眼睛，迫不及待地追問。

「屎橛子！」他說時不禁鬨然大笑起來，整個的臉甚至頸子都變紅了。

不知怎麼，我們突然抓住了皇帝吃飯這個話題。

溥儀說：「我記得當年在皇宮裏每天只吃兩頓飯，雖然有好幾十樣菜，可是真不好吃，千遍一律，味道也不好，簡直像給死人上供的一樣。當時不叫開飯，照規矩應叫『傳膳』。一聲傳膳，從我住的養心殿到御膳房的路上，站着好幾十太監，非常快地就把一樣樣菜『進』上來了。菜，都是老早準備好的。」

「桌子該很大罷？」

「也不，是兩層的。矮的一層像炕桌那樣，離地一尺多高。盛菜的盆子倒不大，就是樣數多。四位太妃每天各送五、六樣菜來，我愛吃那個菜。鹹菜單獨放在一張桌子上，點心、粥又放在一處。每天吃飯的時間大約在上午十點鐘下午四點鐘的光景。另外還有果盒。那是隨時都可以吃的。」

我一邊聽着，一邊翻閱記事冊，因為在去撫順以前，曾經在北京看到一個老太監信修明所寫的「宮廷瑣記」手稿，他今年八十歲，在清宮當了二十五年太監。手稿中有一則「兩膳房積弊」的材料，我是抄錄下來的：

「……太后之份例：每日用盤肉（即豬肘子）五十斤，豬一口、羊一隻、鷄鴨各二隻，新細米二升，黃老米（即紫米）一升五合，江米三升，粳米麵三斤，白麵十五斤，蕎麥麵一斤，麥子粉一斤，豌豆折三合，芝蔴一合五勺，白糖二斤一兩五錢，盆糖八兩，蜂蜜八兩，核桃仁四兩，松仁二兩，雞蛋二十個，枸杞四兩，曬乾棗十兩，香油三斤十兩，麵筋一斤八兩，豆腐二斤，粉鍋渣一斤，甜醬二斤十二兩，青醬二兩，醋五兩，鮮菜十五斤，秋有茄子二十個，王瓜二十條。」

名義上，每天為西太后供應的膳食至少是如此，皇帝的享受還要優厚些。事實

上，任何皇帝和皇太后都不可能有這樣巨大的肚子，只是給層層中飽了而已。「兩膳房積弊」裏還有這樣一段揭發：「只以雞蛋一項而論，原額二十個，而買辦處每日交進須五百個，其他可知。皇上、太后、皇妃及各大小他坦（溥儀看到這裏說，他坦就是現在的公共食堂），皆由內務府大臣以下堂司官十數處所管，須分潤百分之五十。到了大后宮，總管首領及掌案太監，再分之。掌案一職，須分五十分之五，總管首領及擺膳太監共分吃五十分之五。其次，膳房全部又分潤五十分之五，餘下三十五分（著者按：應指原額的百分之二十）爲買辦食物之用。過一處，扣一處，始能食到主人之口。」

那筆日用食品賬想來是可靠的。因爲清末做過內務府大臣的金梁，根據內廷檔案編輯了「清宮史略」，那本書裏，有着類似的記載。不過，「王瓜二十條」以後又加上照明費和燃料的開銷。那就是：「白蠟七枝，黃蠟二枝，羊油蠟二十枝，羊油更蠟一枝，紅蘿炭：夏二十斤，冬四十斤，黑炭：夏四十斤，冬八十斤。」

想不到從蠶肉五十斤到王瓜二十條充滿很大數字的這筆細賬，引起了溥儀的驚駭。

「這個，這個我倒不清楚。」他訥訥地說着，感到一些窘迫。

「聽說你在宮裏，後來愛吃西餐，是嗎？」我問。

「對，那時候叫作『洋飯』。回想起來，第一次吃西餐那是很可笑的。我叫太監到六國飯店（就是現在的北京國際飯店，在東交民巷。——著者註）去買西餐。店裏問：『要買幾份？』太監說：『反正多拿罷！』店裏要派人來攪刀叉什麼的，太監說：『那怎麼成！你們可不能到宮裏去。我們自己攪。』

「好啊，大盆大碟擺滿了一桌子，菜多得出奇。我看見一碟黃油，黏糊糊地，不知道該怎麼吃法，就對太監說：『你們嘗一嘗！』他們吃了一口，連聲說：『太難吃了，太難吃了。』我還記得，湯是用烏龜做的，也很難吃。」

後來，溥儀學會吃西餐了。指點他的是一位漂亮的貴族小姐。

那一頓過分豐富的西餐雖然沒有給溥儀多少愉快，但也還不致給他帶來什麼了不起的痛苦。不過，他在童年倒確實嘗過一次「果子的災難」。是幾歲的事情，這位受害人已記不清楚了，大概是六歲；反正那時候隆裕太后還沒有死。溥儀把這件「災難」的經過講得很生動：

「有一次，我因為果子吃得太多，病倒了。等到兩位御醫把病看好之後，太后只許我每天吃胡米。一連許多天都是這樣。這可把我餓壞了。一天，陪隆裕太后她們到

三海（註）的魚池旁邊看魚。她們給我一個饅頭餵魚。我啊，一面摘一點兒餵魚，一面偷偷地摘下來，左一塊右一塊放在嘴裏，太餓了。這事給她們發覺，從此就不讓我再去看魚了。

（註）指北京的中南海和北海。當時也叫「西苑」。

「逢年過節，太監總要送些菜孝敬太妃。菜是盛在盒子裏的。有一回給我看到了，上去搶一大塊肘子就往嘴裏塞。他們怕太妃處分，趕緊過來和我搶，你爭我奪，結果這塊肘子我始終就沒吃成。太監們時常做餛飩餅吃，我只要一聞到香味，就跟着趕過去，搶一塊，吃了就跑。記得那一次在太監那兒一共吃了六塊薄餅，他們知道以後嚇死了，怕我吃出毛病來，於是由兩個太監挾住我，一邊一個，抬起來就往地下墮，墮個沒完沒了。爲什麼？說這樣可以幫助消化。差點兒沒給我弄出盲腸炎來。」

安徒生「皇帝的新衣」那篇童話，溥儀大概是不會理解的。

「談到皇帝穿的衣服。」溥儀說，「四季二十四節令那可換得多了。夏天用紗做的衣服，就分好多種，從最薄的紗到最厚的紗；然後是單的，夾的，棉的，一直到皮的。皮衣是按皮毛的長短，一步步調換的：先是最短的珍珠毛，接着換灰鼠，銀灰，天馬（天馬是白色的狐皮），貂皮，貂皮上有一排排貂翎眼。我小時候，多半穿花衣

服，上面繡着金線。帶小帽，紅纓子一直垂到腰部。喏，皇帝夏天帶的帽子是這樣的。」

說到這裏，他很熟練地在我的記事冊上畫了一張草圖，那形狀是等腰三角形，很像笠帽，不過邊沿上鑲着一顆珍珠罷了。溥儀喜歡把帽頂叫做「算盤疙瘩」。照他畫的第二張圖看來，皇帝冬天戴的帽頂也有一個「算盤疙瘩」，此外多加了紅纓子和一些皮毛。遇到大典的時候就戴珠頂冠，鑲着大粒珍珠，大概是嫌「算盤疙瘩」寒儉了些的原故。

「皇后妃嬪的衣服，是不是像京戲『四郎探母』裏的那樣打扮？」我問。

「是的。那種頭飾我們通常叫『兩把頭』。她們行起禮來，也跟那齣戲裏一樣。在偽滿洲國時代，譚玉齡還有這種服裝呢。」

「皇帝那一身衣服穿起來可麻煩了，鞋子上也有珠子，走起來叮叮噹噹的。鞋底有厚有薄，最厚的有三四寸高罷，難走極了。」他繼續說，如今顯然已對它們失去了任何興趣。

「你過去在北京皇宮，一直住在養心殿？」

「進宮以後，住過鍾粹宮，體和殿的西配房，長春宮；養心殿住的時間最長，一

直到十九歲出宮。讀書是在毓慶宮。一

養心殿的結構形式和內部陳設，我從導遊嘴裏知道一個輪廓，再就是一些有關的秘聞。回到北京以後，我特地到故宮去參觀最近恰好開放的養心殿。那天奇冷，雙手僵硬難以握筆，但是，我有着極高的興趣。

原來，自從廢帝宣統出宮以後，養心殿只有在一九二五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的時候開放過一個時期，但是參觀者也限於在窗外的院子裏觀看一番而已，徒然引起更多的神秘之感。

養心殿的正殿、東暖閣和寢宮，這次却開放了。

從雍正到宣統，清朝歷代皇帝都曾經住在這裏，所謂「宵旰寢興之所」。皇帝既然以它爲寢宮，因此，他們在這裏批閱重要奏摺，發出諭旨，自然是不足爲異的事情了。

近代史史料上看得出。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僧格林沁打敗了到達河北省的太平天國軍隊並且殺害了它的將領林鳳翔以後，回京覆命，就會在養心殿和皇帝行抱見禮。曾國藩鎮壓了太平天國的革命，從南京到北京來陛見，在養心殿被召見了三次，那是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的事情。而四十六年前，慈禧太后的遜位詔書也正